

后疫情时代低估博士教育的影响

泰莎·德拉奎尔、王俐舟

泰莎·德拉奎尔 (Tessa DeLaquil):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助理、博士生

电子邮箱: tessa.delaquil@bc.edu

王俐舟: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助理、博士生

电子邮箱: wangliz@bc.edu

2020 年 7 月, 我们撰写了一篇关于新冠疫情时代隔离博士教育的个人反思, 重点关注在博士教育中失去技能发展、培训和网络建设机会的影响。虽然我们当时就如何应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建议, 但自那时以来, 在不同的国家和机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系统性挑战。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和个别高等教育机构在疫情中极力应对资金流失, 最近几个月的情况表明资金缺失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特别是对博士教育而言。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试图指出, 如果低估了博士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将会面临严重的长期损害, 不仅是对高等教育, 也是对经济和人类发展的影响。

博士教育的价值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各个国家都在寻求通过发展研究型大学来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分层并提升其质量。这一趋势包括创建跨学科的博士级项目, 从 STEM 领域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因此, 博士生在大学中是通过研究创造知识的参与者, 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博士生还作为教师或助教参与本科学生的教育和培训。通过这种方式, 博士生直接或间接地为各个行业培训劳动力做出了贡献。

博士毕业生在各自领域拥有高度的专业知识、独创的研究能力和可转移技能,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产业界都有望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博士学位已成为学术研究和教学职位的普遍先决条件。

中心或边缘?

疫情期间, 国际高等教育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即高/中/低收入地区、国家、国家体制、机构和个人之间)不断扩大的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剧。尽管研究生课程很重要, 但许多国家的机构和教育部门已经削减或计划削减课程, 特别是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边缘国家的院校, 也发生在中心国家的顶级院校。

包括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等在内的美国各大学的博士项目, 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项目, 已经暂停了 2021 年秋季的招生。这些学校给出的理由与有限的资源有关, 这些部门正在调整资源以支持他们目前在校的博士生。然而, 以这种方式限制招生可能会“挤占”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生的“管道”, 这可能会对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未来学生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2020 年 3 月, 英国博士学生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致信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要求延长疫情期间的研究经费支持。然而, 在 2020 年 11 月,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强烈建议”学生按照他们最初的资助期限调整他们的项目, 也就是向最难在期限内完成项目的学生提供极其有限的资金。

上述英国和美国的案例表明, 新冠疫情对博士教育的限制性影响。这对于未来的博士生接受博士教育会有至少一年的限制影响, 由于未来几年对有限名额的竞争不断加剧, 这也会产生连锁反应。在美国和其他类似的博士生教育体系中, 由于博士生数量变少, 目前的博士生可能会分散到各个院系, 以维持院系目前的研究和教学功能水平。在英国, 如果不增加资助, 博士生可能会因为资源限制而被迫改变他们的研究内容, 可以说这违背了博士学位的目的。

德国的做法恰恰相反, 2020 年 4 月内阁决定延长博士生的合同, 延长的时间长短等于因疫情的相关限制而损失的时间。

另一方面,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大学决定为因新冠疫情而中断留学计划的学生提供资助和额外名额。一些知名大学, 如香港大学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和香港中文大学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为持有世界顶级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的优秀候选人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计划。这些计划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申请者。

人才流失还是人才流入?

上述例子表明, 在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 全球人才流动可能会发生变化。高度重视博士教育的国家和机构正在利用这一形势, 期

望获得“人才流入”的长期好处, 因为这些学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学生, 会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 学习当地语言, 接受培训, 进行研究, 并建立学术网络。

虽然这些大学在疫情期间作出了此类限制决定,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今后几年慢慢恢复“正常”, 中心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否还能持续吸引顶尖人才和博士生来填补科研、教学与博士后的职位空缺呢? 尽管这些处于中心地位的机构, 比如美国或英国的那些机构, 在当前的决策中可能低估了博士教育, 并暂停一到两年的博士招聘, 但全球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权力格局可能会继续对它们有利。然而, 从世界大战到最近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历史表明, 国际人才会通过动荡时期的流动或稳定时期的迁移来体现他们对于流动目的地的选择偏好。

结语

在新冠疫情时代, 对博士生的培训和支持 (资金和其他方面) 对未来的研究和跨学科的下一代学者至关重要。大学正在做出是否削减资金的艰难决定, 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尽管这些削减在短期内似乎在财政上有好处, 但从长远来看, 这样的决定对研究能力建设有影响。国家/机构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在数年内改变全球人才流动, 但很难预测谁将受益最多、受益时间会持续多久。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一些中心国家向民粹民族主义倾斜而产生的明显影响, 以及新兴经济体政策更为开放与多边主义的发展, 全球人才流动是否会再次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仍难定论。